群經平議

德清俞樾

孟子二

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離婁

樾謹按此當以夫字斷句仁不可爲衆也夫蓋孔子讀詩而歎之也下乃釋其義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宣十二年傳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襄二十四年傳曰愷弟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皆引

詩而詠歎之與此正同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章句曰國先自爲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

樾謹按趙氏蓋以國無自伐之理故云先自爲可誅伐之政然其義迂矣說文人部伐敗也蓺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之爲言敗也然則國必自伐言國必自敗也正與自侮自毀一律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章句曰如七年病而欲求三年時艾

樾謹按此承雖欲無王不可得矣而言喻當今之世

行仁政而王者之易也假使病者不過三年而艾必
以七年為期斯無及矣今病者尚可七年而艾乾三
年即已可用則何為而不蓄乎趙注似失之至三年
七年乃古人恆語古凡言數者必三五七如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則以五與七言三年之艾七年之病則
以三與七言蓋數極於九至十則復為一矣五其中
數也自一至五則三為中數自五至九則七為中數
大戴記明堂之制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亦以七五
三為中即此義也故古人舉得半之數則曰五不及
乎半則曰三過乎半則曰七易曰三日不食又曰七

日來復又曰七日得詩曰其實七兮其實三兮又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又曰五日爲期論語曰三年有成又曰比及三年又曰善人教民七年皆是也若至少之數不可以三言者則曰一如一鉤金一杯水是也至多之數不可以七言者則曰九如九合諸侯我者九起是也左傳五侯九伯五者舉其中數九者舉其極數也後人不達古語凡言數者必求其義斯鑿矣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

章句曰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

詁

樾謹按音義出是問二字是孫宣公本下句無與字據阮氏校勘記則廖孔韓本皆然俗本因上句而妄加與字非也兩句旣不一律其義亦必不同趙氏所說殆失之矣適當讀爲敵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曰鄭本作敵禮記玉藻篇敵者不在釋文曰敵本作適是敵適古通用人不足與敵者爲人君挾貴以驕士而士之道義不足以敵之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孟子曰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若是者謂之足與敵人哉不足與敵則奉令承教而已故曰政不足閒也閒猶與也莊十年左傳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並曰閒與也此閒字義與彼同言不足參預也下文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者別乎人而言之正所謂足與敵者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能格君心之非

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章句曰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樾謹按趙氏二說義均未安無責耳矣乃言其不足責也猶曰若而人者吾無責焉爾孔子稱君子欲訥於言又曰仁者其言也訒若輕易其言則無以入德矣故以不足責絕之也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章句曰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

樾謹按趙以不行其道爲餔啜是也謂隨從貴人無

所匡正非也孟子與子敖同使且不嘗與言行事樂正子偶從子敖而來豈必責其有所匡正乎蓋樂正子孟門高弟固亦以行道為志其從子敖來乃欲因以行其道也夫衞卿可得之言子路猶且以告樂正子之賢未及子路其從子敖來亦無足怪然孟子在齊尚不得行其道於樂正子何有即使得仕於齊亦徒享萬鍾之奉而已故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近今說此章者皆謂樂正子之從子敖不過藉省道路資糧之費故孟子以徒餔啜責之夫自魯之齊相距甚近所費幾

何爲此說者徒欲回護欒正子而不知其視欒正子也反陋矣朱注云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是亦未嘗明指所食者爲道路資糧也

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章句曰搏執其族親也

檝謹按臣已去矣而又曰搏執之故趙氏以爲搏執其族親其實非也此對上文導之出疆而言謂君使封疆之吏搏執之也搏執之則不得去矣或其臣有如伍員之橐載而出昭關者是不可得而搏執也於是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若晉錮欒氏之比矣

中也養不中
章句曰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
樾謹按中當讀若從容中道之中大戴禮記曾子事
父母篇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若不中道則養之
孟子語意正與此類趙注非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樾謹按此迹字即䡈軒馬迹之迹周制十二年一巡
守至方岳之下朝諸侯於明堂命太史陳詩以觀民
風是天下皆有王者䡈軒馬迹焉巡狩之禮廢而王
者之迹熄於是太史不復陳詩而詩亦從此亡矣所

謂亡者非無詩也其時士大夫固亦作之且傳播之是故春秋時所賦之詩多出東遷以後而孔子刪詩亦有取焉然王者不省方太史不陳詩則有詩而不收詩之效雖謂之詩亡可矣何也昔日之詩王者所陳而觀之者也顯幽隱則章善癉惡皆於此乎在焉此日之詩聽其自作自傳莫之陳亦莫之觀也雖復憂時感事陳古刺今空言而已矣奚益哉孔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即因詩亡而作春秋之旨詩空言也春秋行事也孟子推春秋之作而上溯之迹熄詩亡殆孔氏之遺言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樾謹按孔子作春秋其文其事本之舊史其義則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孔子何所取之哉取者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即此取字之旨竊取之猶言私爲之孔子蓋曰其義則丘私爲之也後世治春秋者不信三科九旨諸說而但曰經承舊史史承赴告則止有其事其文而孔子之義付之悠悠矣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樾謹按荀子性惡篇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楊注曰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孟子言性善則人性本有禮義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猶曰但言其本然者足矣與荀子之語正相反荀子又引舜之言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荀以證人性之惡乃自孟子言之則孝也信也忠也是其故也妻子具而孝衰嗜欲得而信衰爵祿盈而忠衰非其故也無失其故斯可矣故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言順其故而求之則自得其本也孟子論性大旨具見於此

又從而禮貌之

章句曰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

趙注按禮當爲體周易繫辭傳知崇禮卑蜀才本禮作體詩谷風篇無以下體韓詩外傳體作禮是古字通也戰國策齊策令人體貌而親郊迎之漢書賈誼傳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此體貌二字之證桓十四年穀梁傳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范甯注曰貌姿體是貌與體義亦相通古人言容貌亦言容體故以體貌連文荀子大畧篇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楊注曰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體貌亦猶

是矣二字不列如趙注則當云禮之以貌不當云禮貌之也告子篇禮貌未衰又曰禮貌衰凡言禮貌者竝當讀爲體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章句曰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

樾謹按孟子論匡章止言子父責善不及他事即趙氏所謂子父親教者亦自據孟子易子而教之義於匡章事固無考也乃戰國策有所謂章子者齊策曰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又曰

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燕策曰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止稱章子不稱匡章無以知其爲卽孟子所與遊者也徒以齊策有章子之母爲其父所殺一事遂從而附會之謂孟子之匡章卽其人也今按齊策所載威王之言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此與孟子所謂子父責善者了不相涉

若匡章果有此事則是逆人倫之大變豈惟責善而已乎高誘注戰國策初不以章子為即匡章呂氏春秋論大篇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夫呂氏春秋注與戰國策注並出高誘一人之手乃引孟子以證呂氏春秋之匡章而不引以證戰國策之章子是高氏之意固不以匡章章子為一人矣且匡章難惠子事見呂氏春秋愛類篇其文曰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又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以此數語觀之匡章蓋齊

之處士亦是爲何其志者故見惠子王齊王而非之又若頗不滿意於齊王之用兵不休者若是章子則歷事威宣兩朝爲齊大將屢從戎事其必不爲此言明矣莊子盜跖篇匡子不見父釋文引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夫曰見孟子而不云見國策則自唐以前固無匡章卽章子之說未可據姚宏吳師道之說爲定而轉使孟子子父責善之本旨爲之不著也

好色人之所欲萬章

樾謹按好乃妃字之誤漢書賈誼傳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師古注曰妃妃色妃匹之色大戴記保傅篇同賈子新書作好色字之誤也此云好色人之所欲其下云人悅之好色富貴又云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字並當作妃妃色蓋古語孟子賈子並有知妃色之文後人不達古語而改爲好色失之矣

出從而揜之

章句曰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其井

樾謹按出者舜也揜之者瞍也從而二字文義不合矣竊謂出者非舜出也乃出井中之土也蓋舜入井後井中之土必瞽瞍與象縋而出之瞍與象卽以所

出之土揜舜於井故曰從而揜之也然則舜何以得免曰史記識之甚詳葢必古傳記之詞萬章約舉其文於完廩也不及舜以兩笠自扞而下之事於浚井也不及舜從匿空中出去之事葢萬章之問惟在象欲害舜故其事有所不必備也趙氏解捐階爲捐去其階已得其義矣又一說云捐階舜即旋從階下葢因誤解出字故爲此說以配之其義甚晦僞孫疏反以後說爲勝非也

弤朕

注曰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

樾謹按音義曰弤都禮切丁音彫義與弴同若依趙
注則但從丁公著音彫足矣乃必先出都禮切一音
者葢孫宣公之意不以趙注爲然也玉篇弓部弴丁
幺丁昆二切天子弓也弤同上畫弓也又丁禮切舜
弓名是弤有丁幺丁昆丁禮三音音丁幺丁昆者皆
天子之弓詩行葦篇敦弓旣堅毛傳曰敦弓畫弓也
天子敦弓然則丁幺切者從趙注讀如彫也丁昆切
者從毛傳讀如敦也至丁禮切則爲舜弓名別是一
義孫奭從舜弓之義故音都禮切都禮卽丁禮也舜
是時未爲天子安得用天子之弓然則顧野王音丁

禮切而訓爲舜弓必有所受之矣至近世學者相承讀都禮切而仍從趙注以爲雕弓是又兩失不可不知也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章句曰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樾謹按禮記樂記篇樂行而民鄉方經解篇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鄭注並曰方猶道也然則可欺以其方卽是可欺以其道下云難罔以非其道非其道卽是非其方方與道一也變文以成辭耳趙以事類釋之非是

封之有庳

樾謹按舊說以有庳爲今永州府零陵縣誠爲太遠先儒疑焉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水經淮水篇曰淮水東過期思縣北又東北澺水注之水出弋陽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北得詔虞水口又東北注淮竊疑鼻乃澺之叚字有澺之國葢以澺水得名所謂詔虞水者殆象之遺跡乎詔虞者朝虞也詔字古止作召劉向九歎遠逝篇朝四靈於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是朝召聲近義通象自其國而朝於虞經臨其地因有朝

虞之名矣有畀之封似當在此漢書武五子傳又作有鼻據說文水部有淠潩二篆淠爲水名潩爲水暴至聲疑淠潩古同字淠從畀聲潩從鼻聲鼻聲卽畀聲也書有緐簡耳鄒陽傳作有畀者淠之省也武五子傳作有鼻者潩之省也古文從省不加水旁實一字矣孟子書作庳則是潩之誤字潩亦從畀聲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章句曰舜旣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咸丘

蒙之疑

樾謹按趙氏以瞍亦信知舜之大孝釋瞽瞍亦允之義是於允字絕句若字屬下讀古也邪二字通用若是豈爲父不得而子也猶曰舜敬事嚴父若是尚爲父不得而子邪正所以解咸丘蒙之疑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爲邪孟子七篇亦往往有此告子篇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盡心篇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也字並當作邪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東晉古文尚

書竊其語入大禹謨篇而以允若連文蓋由不達古語故誤讀孟子耳江氏聲作尚書集注曰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爲父不得而子也則未免於爲先入之言所惑矣

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之人

章句曰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取於人也

樾謹按趙氏蓋讀介爲芥故以爲草然非古義也一介即一个也儀禮大射儀搢三挾一个鄭注曰个猶枚也个介實一字乃隸體之變介省古拜反轉而爲古賀反後人妄分介个爲二遂讀古拜反者作介讀

古賀反者作个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立七證以明介个爲一字嘗從之孟子介字卽禮經个字因趙氏以一介草釋之故得存其本字耳一枚之物不輕取與非必以草言且孟子立言必有典則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及少牢饋食禮下篇並云俎釋三个國語齊語云鹿皮四个是物數言若干个乃古人通語經傳明文豈有以草與人及取於人者乎

天誅造攻自牧宮

章句曰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

樾謹按以造攻爲是造作可攻討之罪甚爲不詞昭

三十一年左傳曰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杜注曰攻猶作也蓋攻訓治故亦訓作詩靈臺篇庶民攻之毛傳曰攻作也梁惠王篇引此文趙注曰民竝來治作之蓋即用傳義而以加治字以申明攻之所以訓作也造攻猶造作言天所以降誅罰者由桀自於牧宮造作其罪耳

主癰疽

章句曰癰疽癰疽之醫也

樾謹按癰疽說苑至公篇作雍雎史記孔子世家作雍渠韓非子作雍鉏字竝是雍孟子書作癰疽是段

僖字僖十七年左傳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杜注曰雍人名巫正義曰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癰疑癰疽亦雍人也癰讀爲雍乃其官也疽其名也雍疽寺人瘠環猶雍巫寺人貂矣戰國策曰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曰孟子有其人嬖醫之幸者望文生訓失與趙同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樾謹按何氏焯讀書記謂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九字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二字自爲句屬下

讀方輿史記虞晉走宛諸事合然眞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纂疏所載經文並作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是南宋時舊本有無秦字者據下文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亦無秦字疑此秦字直衍文耳百里奚事在孟子時已不甚可考今以孟子書爲主參以史記蓋奚知虞之將亡先去而之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是時屬楚晉之滅虞也齊霸將衰而楚方盛奚之走宛殆有意於用楚乎然以羇旅之人資用匱之或出其餘智買賤賣貴逐什一之利故孟子有舉於市之說說苑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

皮使將鬻車之秦此說雖不足信然孟子明言舉於市則將鬻車事固宜有之史記孟荀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然則所謂飯牛者即其將鬻車時事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百里奚之食牛正舉於市之塙證非如或說云云也其後不知以何事爲楚鄙人所執於是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史記載其事曰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此乃當時實事也不然何以有五羖大夫之號至孝公時猶見稱於趙良之口

乎媵臣乃託辭據左傳曰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是虞君且爲媵雖謂其臣皆吾媵臣無不可矣楚人受秦五羖羊皮而以百里奚予秦是楚人固以五羊之皮當百里奚之値謂之曰鬻亦無不可然楚人鬻之非百里奚自鬻之也後世傳說因有自鬻之說孟子據理斷之以爲不然而不復詳述其事之顛末千載而下以意推測儻有得乎

金聲而玉振之也

章句曰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

樾謹按集注曰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若然則當云金聲之而玉振之也於文方足如謂下有之字則上可省然下文又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是可知玉振下必當有之字金聲下必不當有之字矣蓋此句之義趙注得之所謂金聲而玉振之者以金聲始洪而終殺必以玉聲振揚之此之字卽指金聲而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亦金聲也而不能以玉振之則始洪而終殺矣惟孔子金聲而以玉振之是以始終如一而爲集大成也

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章句曰夫射遠而至爾努力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正義曰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以其人之巧耳

樾謹按上文以巧譬智以力譬聖此云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則似所重者反在巧與上喻意不合矣王若虛孟子辨惑載呂東萊策問進士云孟子論孔子集大成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是

先儒於此囙已致疑乃尋繹趙注則經文兩爾力皆就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說蓋謂三子所以能至者力也三子所以能中者非力也巧也三子之力足以至故不失爲聖三子之力不足以中故不能爲時故而爲淸爲任爲和是不能以力中而以巧中趙氏所謂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是也若孔子則至以力中亦以力不必以巧見長此孔子所以遠過乎三子也如此說則與上喻意一貫而東萊所疑亦不言而解矣由正義不能發明趙注之意故啟東萊之疑而王若虛并欲改經文爲智譬則力聖譬則巧何其謬

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章句曰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肎與獻子友也

樾謹按近來說此經者皆以無獻子之家爲忘人之勢然下文不云若有獻子之家而云亦有獻子之家亦者亦獻子也謂獻子有而五人亦有也然則無獻子之家自謂五人無獻子之富貴非謂其視之若無矣當以趙注爲長惟趙以不與之友爲不與獻子友

此殆不然四句反覆申明與之友即與此五人者友仍以獻子言不以五人者言見獻子所友皆寒素之士若使其亦有獻子之家獻子轉不與友矣葢所重在獻子之友五人而不在五人之友獻子下文引費惠晉平兩事亦然可知趙注之誤

費惠公曰

樾謹按顧氏炎武日知錄曰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曰滑國都於費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

後而僭稱公者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主其說乃以左傳求之魯亦有兩費季氏之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是也若隱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此又一費今兖州府魚臺縣西南有費亭東北有郎城費伯城郎是其地也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引高氏地名考曰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祕者有別乃陸德明釋文於隱元年傳亦音祕蓋已混兩費而一之于欽齊乘謂費本伯國姬姓魯懿公之孫後爲季氏邑此說雖誤然即其說知費伯之費昔人固有以爲國名者蓋費伯以公孫別封於費若晉成師鄭大叔之比因城郎

而居之與邾郳諸國竝爲魯附庸徒以無事故不經見而入戰國後猶以魯費竝稱所謂費惠公者殆其苗裔乎其後國亡而子孫遂以郎爲氏見廣韻或疑郎爲魯地屢見經傳若如此說則爲費國之都矣尙得爲魯地乎不知魯有二費亦有二郎魚臺之郎去曲阜約二百里而桓十年齊衞鄭來戰於郎公羊傳曰吾近邑也其非一地明矣說詳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亦饗舜

章句曰堯亦就饗舜之所設

樾謹按趙解亦字非也列子黄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曰亦當作易論語述而篇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讀易爲亦是亦易二字古通用素問氣厥論謂之食亦王砅注曰食亦者食入移易而過不生飢膚也亦易也又骨空論易髓無空注曰易亦也並其證矣亦饗舜者易饗舜也蓋猶是堯之饗舜耳乃今日堯自爲主明日使舜爲主是易而饗之矣故曰迭爲賓主

生之謂性告子

樾謹按白虎通性情篇曰性者生也禮記樂記篇鄭注曰性之言生也故性與生古字通用荀子禮論篇

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戰國策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並其證也生之謂性猶云性之謂性故孟子以白之謂白破之上字作生下字作性猶公孫、龍有作於此作作夫上也作上彼上生同字此生性亦同字告子此說即所謂無善無不善者其意若曰所謂性者止是性而已矣論者但當就性言性其善其不善皆非性中所有不必論也此是告子論性之本旨故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上文杞柳湍水之喻皆從此出異於白馬之白也

樾謹按此句上白字當一字重讀蓋先折之曰異於白下乃云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云云則中說其異之故也古書自有一字重讀之例考工記輈人曰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䡈疏引依後鄭利準不重讀據此則經文利準二字本無重文先鄭特就本字重讀之故後鄭可以不從也明乎古書之一字可以重讀則此句之義自明而亦不必疑其有闕文矣

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章句曰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

使此二子爲不仁

樾謹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比干則但云紂之親戚如孟子此文則是微子比干皆紂父帝乙之弟矣與史不合顧氏日知錄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夫舉兄之子何足以該弟此論殊不可通據趙注云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疑趙氏所見經文作以紂爲兄弟且以爲君弟字誤爲之子二字非特不合史記卽以趙注按之亦自不合矣朱子集注云疑此或有誤

字殆已見及此因無左證不敢質言耳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

章句曰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

樾謹按性與情若果有表裏之分則公都子所舉三說皆自論性孟子何獨與之言情乎蓋性情二字在後人言之則區以別矣而在古人言之則情卽性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篇人愛其情高誘注並曰情性也下章孟子言牛山之木則曰此豈山之性也哉其言人則曰是豈人之情也哉然則性情一也以六書而論性從心生聲情從心青

聲而青亦從生聲故從生從青之字於義得通釋名
釋兵曰旌精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旌從生聲精從青聲
古字通用而謂性之與情若冰炭之異此必不然矣
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
怒哀樂謂之情此蓋古義如此孟子之於荀子不能
有異特自孟子言之性善而情亦善自荀子言之性
惡而情亦惡此則其說之異也荀子性惡篇引舜之
言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
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楊

倞注曰引此亦以明性之惡是可見古人言性必言情孟荀雖異要未嘗區性與情而二之也白虎通情性篇以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喜怒哀樂愛惡爲六情夫無喜怒哀樂愛惡則仁義禮智信於何見之惻隱之心仁也獨非愛乎羞惡之心義也獨非惡乎孟子以惻隱爲仁羞惡爲義正是以情見性若如白虎通之說則仁義屬性惻隱羞惡屬情不可合矣此說也蓋襲禮記而失之禮記禮運篇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夫以人情對人義非以人情對人性則人情即人性也蓋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故此七者謂之情可也謂之性亦可也後人不達此義妄有五性六情之說遂以性情分屬陰陽而孟子此章之旨晦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樾謹按而猶則也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則不知求猶下章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也而與則義同故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欒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並其證也此文上句用則字下句用

而字亦猶是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句曰類事也

樾謹按類之言比類也禮記月令曰必比類國語周語曰象物天地比類百則比類盖古語猶今言比例也周語又曰度之天神比之地物類之民則方之時動是重言之則曰比類單言之則或曰比或曰類易繫辭傳曰以類萬物之情襄九年左傳曰晉君類能而使之皆此義也不知類言其不知比類注訓爲事未得其旨

比天之所與我者

章句曰比方天所與人情性

樾謹按比之言次也周官世婦職比其具鄭注曰比次也宰夫職比官府之具注曰比校次之又儀禮大射儀遂比三耦注曰比選次之也並與此比字義同蓋心與耳目皆天之所與我者必比次之然後知其孰爲大孰爲小然後能先立乎其大下文先字正從比字生出趙氏以比方釋之其義不顯後人遂誤改作此字矣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

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

樾謹按不能勝一匹雛之人安能舉百鈞故閻氏若璩釋地三續引陳幾亭之言謂孟子言辭小失乃以經文尋繹之孟子此言固無失也蓋此節之義全在今曰二字以不能勝匹雛之人而今曰舉百鈞是非必果能舉也即此舉百鈞之言已可爲有力人矣曹交自謂食粟而已此與力不能勝一匹雛者無異今一旦奮然曰吾爲堯吾爲舜是亦爲堯舜矣故曰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之言本是明了但

舉烏獲之任句省去曰字若作然則曰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其意便顯孟子因上文已有今曰字故此省之不謂後之學者并上今曰字而亦忽畧讀過也

公儀子爲政

章句曰公儀休爲執政之卿

樾謹按閔二年左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史記晉世家集解引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然則爲政卽爲國政言爲正卿也政正古通用爾雅釋詁正長也公儀子爲政乃正長之正非政事之政下云子柳子思爲

臣臣與政相對猶離其篇曾子師也子思臣也臣與師亦相對也趙不知政爲正之叚字而以執政釋之非是本篇又云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爲政之義亦與此同猶魯欲使慎子爲將軍也曰正曰將軍並以位言趙注曰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亦失之矣

子柳子思爲臣

章句曰子柳泄柳也子思孔伋也二人爲師傅之臣樾謹按子思乃穆公所尊禮觀公孫丑篇可知子思與泄柳申詳分量迥殊而此乃以並稱且以子思居子柳之下即孟子本書證之已自不合矣據鹽鐵論

相刺齊肯魯穆公之時公儀爲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西賓秦國其文即本之孟子疑有本孟子作子柳子原非子思也爲臣與爲政相對爲政謂爲正卿爲臣謂爲庶職也趙因子思大賢不宜以官守屈之故曰爲師傅之臣離婁篇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師之與臣大有別矣何不曰爲師而曰爲臣乎若知子思是子原之誤則不必爲是曲說矣

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章句曰燔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

樾謹按孔子以微罪行之旨惟趙氏得之此注當以燔肉不至我爲何黨字屬下讀黨猶儻也儻者或然之詞古書每以黨爲之汲書伍被傳黨可以徼幸墨子法儀篇黨皆法其君奚若並其證也趙氏述孔子之意以爲燔肉所以不至我者儻我從祭之禮不備故有微罪乎於是即引爲己罪而去所謂不欲爲苟去也僞孫疏誤以我黨二字連讀似注意晦而經意亦晦矣閻氏若璩釋地續因孔子不欲其失純在君相己亦帶有罪焉其所謂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冕爲祭服今也褻於道路則何非罪乎史記世家

師已送曰夫子則無罪觀此似孔子嘗自認一罪
名而行千載以下猶可以情測今按閻氏引師己之
言爲證最爲得之而以不稅冕實孔子之罪則大謬
矣豈有孔子之聖而躬冒不韙者乎且不稅冕而行
極言其行之速非因不稅冕而後行也如閻氏此論
設有人問孔子何以去魯者將以不稅冕告之乎又
問何以不稅冕而行則將何以對是仍爲苟去矣趙
注具在而學者讀之不察致滋妄說故具論之

則六師移之

章句曰移之就之也

樾謹按隊當讀爲隊廣雅釋詁隊隳並訓壞是隊與隳義相近隳即墮字故集韵曰隳或作墮然則六師隊之猶六師墮之蓋毀壞其都邑若春秋所書帥師墮郈帥師墮費之類是也因叚移爲隊而注者以本字讀之遂失其旨矣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盡心

章句曰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樾謹按如注義則經文達字疑道字之誤章句亦曰天民行道趙氏所據本必是道字也

四體不言而喻

檝識按此句之義殊不可曉若謂四體不言而人自喻則四體豈能言者若謂我之四體不待我言而喻我之意則凡人皆然豈必君子據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而不言而喻應吉甫華林園集詩李善注引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兩文不同然不言而喻上皆無四體字疑古本孟子四體二字不數也若謂古人引書或以意增損不足據則何以劉李二人如出一手乎且如李所引有信字而劉所引則無之蓋以意增損必不能

同乃兩人所引皆無四體字則是古本如此矣

易其田疇

章句曰易治也

樾謹按易者所以休地力也周官大司徒職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鄭司農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厚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是地有一易再易之分易其田疇謂此也不易之地惟都鄙有之若遂人所掌郊甸之制上地亦有萊五十畮則亦非不易矣葢休而

不耕故地力有餘多黍多稌實由於此乃先王制民
之產之精意若如趙氏訓易爲治則是憂百畝之不
易者農夫也非聖人治天下之道矣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樾謹按此數語蓋承上文而更進一義言食而弗愛
愛而弗敬固不足矣然恭敬亦不可無實故曰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言于未以幣交之時有此恭敬之心
已足多矣若既以幣交則當用其言行其道乃爲有
實告子篇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與此文正相發明迎

之致敬以有禮所謂恭敬也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恭敬而無實矣君子不可虛拘故去之也

若崩厥角稽首

章句曰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樾謹按此當以六字爲句厥角稽首相對成文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說趙注更簡而明若崩厥角稽首乃倒句若順言之則當云厥角稽首若崩蓋商衆一聞武王之言無不厥角稽首若山冢之猝然而

崩也李善注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引孟子竝作百姓若崩厥角不連稽首二字則雖未失其義而似巳失其讀後人并其義而失之固無怪矣

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

章句曰邱十六井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區小也釋訓曰區區小也邱與區古同聲而通用邱民猶言小民必以十六井釋之非是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章句曰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樾謹按合而言之道也六字爲一句此章直是孟子解說仁字之義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說文人部仁親也從人二段氏玉裁注引鄭注而釋之曰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辭故其字從人二阮氏元揅經室集又從而推闡其義引曾子制言篇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發明相人偶之說明乎此然後孟子此章可得

而言矣蓋仁也者人也乃孔門相傳之故訓也然仁

卽是人何以又製此從人從二之仁字故釋之曰合

而言之道也夫我一人也人一人也仁於何有必我

與人相親人與我相親而後仁在其中焉此卽相人

偶之義亦卽仁字從人從二之意別乎我而爲人此

分而言者也并人我二人而爲仁此合而言者也故

曰合而言之道也趙氏誤斷合而言之四字爲句道

也二字爲句則其義不可通遂有增數語於其間託

之外國本者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

樾謹按此章之文止於此下文詩云憂心悄悄一節當在貉稽曰之前與上章合爲一章其文云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也無上下之交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蓋因孔子而及文王孟子之意以文王比孔子也簡策錯亂誤倒在後注家遂誤以爲告貉稽之言若果孟子爲貉稽引詩則當有次弟安得先孔子而後文王乎

以追蠡

章句曰追鍾鈕也

樾謹按追訓鎚鈕於古無徵追疑當爲縋說文糸部縋以繩有所縣也鎚鈕亦所以縣者故謂之縋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章句曰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

樾謹按趙氏之意望見馮婦趨而迎之者虎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也蓋馮婦未爲善士之時虎望風而避矣今乃不惟不避又趨而迎之此馮婦見之所以恥不如前而忿然攘臂下車也洪中見字非經文見字注文見字屬馮婦言經文見字屬虎言太平御覽人

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則因誤讀趙注而妄刪經文望見二字失之甚矣翟氏灝孟子考異以此致疑未深體注意也

聖人之於天道也

樾謹按集注曰或云人衍字其說是也古人每以聖知對言老子曰絕聖棄智國語楚語曰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明並其例也此云知之於賢者也聖之於天道也猶萬章篇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皆以聖知對言聖下不得有人

字後人妄加之耳說文耳部聖通也蓋聖之本義與知相近故大戴記四代篇曰聖者知之華也孟子書屢言聖人皆大而化之之謂此聖字則其本義所謂天道者乃吉凶禍福占驗之道後漢書桓譚傳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李賢注引鄭康成論語注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者言天道類如此左傳曰天道多在西北又曰天道遠人道邇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可見天道者瞽史所以占驗之術也知之於賢者也以人事言聖之於天道也以天事言知者固欲知賢然或爲耳目之所不及察聖者固欲知天

道然或爲推步之所不能周故曰命矣

曰始非也

章句曰館人曰始非爲是事來事夫子也

樾謹按此非館人之言亦孟子之言也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始非也乃自問而自答之之詞告子竊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文法正與此同下文曰夫予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之意蓋謂從者固非爲竊屨來也然予之設科如此則亦有所不能保矣語意抑揚而詞氣固不隔也自趙氏誤以此曰字爲館人曰後人因

并以下文數語皆爲俑人之言而經文夫子字遂誤爲夫子不得謂非趙氏有以啟之矣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章句曰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

樾謹按趙氏之意以正行是美事以正行爲名始是不美故增益其義如此不知非孟子意也上文云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干祿二字見於詩亦是美事故子張學干祿孔子不斥其非且告以干祿之道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然則經德不回以之干祿言語必信以之正行此乃學者之常事即孔孟教人

亦未嘗不以此也若夫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則盛德之至非聖人不能矣三代以下儒者恥言干祿遂覺正行與干祿不可並論乃謂其欲以正行爲名非古義也

琴張

章句曰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樾謹按趙注以琴張即顓孫師乃賈逵鄭衆之舊說見昭二十年左傳正義而服虔已疑之至杜預注左傳曰琴張孔子弟子字子開名牢則本之家語更不

足據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
與友竊疑此人名張字子琴而姓氏不傳古人名字
竝稱皆先字後名故曰子琴張亦曰琴張也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
檝謹按此三十字當在其志嘐嘐然之下夷考其行
之上曰何以是嘐嘐也萬章問也言不顧行以下孟
子答也踽踽涼涼正與嘐嘐相反踽踽者獨也詩云
獨行踽踽是也涼涼者薄也說文水部涼薄也是也
凡物之衆者厚者皆有大義般訓大亦訓衆膴訓大

亦訓厚是其證也然則獨與薄皆有小義矣趙氏訓
嘐嘐爲志大言大是踽踽涼涼正與相反也狂者言
行不相顧故常以古人之行爲隘小而非笑之每曰
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是踽踽涼涼此狂者譏古人
之詞也及考其所爲則實未能大過古人故曰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自此三十字誤移在後文則與
論鄉原何涉趙注朱注皆曲爲之說而義不可通前
文止存曰古之人古之人七字此乃文字爛脫之有
未盡者今當爲衍文矣

羣經平議卷三十三